



宝镜开匣



美国
萧逸著

蕭逸作品全集(之三十四)

宝鏡开匣

「美国」蕭逸

宝镜开匣

(上、中、下)

〔美〕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0.125印张 6插页 702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80605-872-9/I·760

定价：43.5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也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良策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上世纪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天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产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出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楔 子

原野，马匹，风沙。
宝剑，英雄，歌声……
哈达山头虽没有杜鹃花，
英雄不应该停马！
鲜花开过了，
蜜蜂不用愁。
情丝既斩断，
又悲之何有？”
风声，马蹄声，弹剑声……
“繁华的拉萨，
惜乎没有我的父母，
色折噶三大寺，
请做我的慈母吧。”

拉萨的夜，像是一个熟睡的婴儿，充满了美丽的幻梦，西藏高原的寒风，正沐浴这边陲的圣城，这里有上万的喇嘛，成群的牛羊，和天下闻名，建筑宏伟的圣寺——拉萨的布达拉宫。

月光很明亮，布达拉宫的僧人，都掩了经卷，牧羊的人也熟睡了。除了透骨的冷风，扶摇着稀疏的寒林，一切都静寂如死。

这时有马蹄声，很轻，很慢，“得！得……”

还有弹宝剑声，很轻脆，很悠远，“呛！呛……”

还有歌声，很凄凉，很委婉。

在寒凉的慢道上，迎风驰来一匹很瘦的马，它的速度很慢，意态甚是懒散，有一股沉暮之气，无精打采地扬着蹄子。

马背上坐着一个青年人，在明亮的月光下，可以看出他不过二十余岁，修长的剑眉，一双蕴光含威的俊目，健壮的体魄，和一种潇洒出群的气质。天是这么的严寒，他只不过着了一件单衣，在他眉目之间，却紧锁着一片忧愁，或许是有什么伤了他的心了……。

他双手未曾持缰，左手拿着一口三尺长，青光莹莹的宝剑，不时的用右手的食指，轻弹着剑身，发出了阵阵轻悠悦耳的吟声，配合着他低沉、凄凉的西藏民歌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在他左手的臂环里，熟睡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，月光照着他红红的小脸，他睡得甚是香甜，似乎还不知道，他的命运即将有着极大的变化。

经过了巨树林立的夹道，已经到了布达拉宫，这是西藏最宏伟的建筑，这巍峨的大寺，共有十三层，建筑的时间达六十年之久，寺内居住的喇嘛有七千余人，的确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寺了。

这时马停了，歌声也停了，他抬起了头，望着那巨大的院墙和铁门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到庙里去罢……永远不要再出来了！永远！”

庙门口挂着极大的横匾，上面写着“布达拉宫”四个大字，在燃烧得噼啪作响的大松枝下，显得金碧辉煌，庄严威灵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这个青年人，看了看怀里的孩子，仍然没有醒来，他黯然

的摇摇头，把宝剑入鞘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早知如此，何必救你。”

说着他狠命地，在孩子的屁股上击了一掌，那周岁的孩子，睁开了倦眼，猛烈的啼哭着，噪声嘹亮，震人耳鼓。那年青人耸动了一下长眉，朗声道：“萧正庸！你哭什么？难道我还对不起你？……对不起你们萧家？……”

原来这一岁大的孩子叫萧正庸，他对这个年青人似乎没有什么感情，他只是不停的啼哭着，两个小拳头拚命地捶打那年青人的胸膛。

这青年下马，在庙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最后他终于去敲门环了！大铁环敲在庙门上，沉浊的声音传出了老远，那孩子也停止了啼哭和挣扎，睁大了一双眼睛，好奇地注视着庙门的两只松柴大火把。

须臾，在庙门的左侧，开了一个小门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喇嘛，抱着肩探步出来，抖索着用藏语问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来投宿的吗？”

这年青人以手搔首道：“烦你引见罗布藏塔大师，我叫凌怀冰！”（笔者按：西藏人见面以手搔首，以示敬意，是为礼节之一。）

那小喇嘛闻言似乎吃了一惊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改用官话道：“啊！你是凌施主……请进！”

凌怀冰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？大师可提起我过？”

小喇嘛含笑说：“听我大师哥说，藏塔大师知道你要来，他老人家说你前天就要来的。”

话未说完凌怀冰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我来晚了。”

说着拉马而入，进门后是一条极宽的走道，通往正殿，两旁禅房林立，凌怀冰随手丢了马缰，随着小喇嘛进了一间禅房。

小喇嘛道声请坐，转身而去。

凌怀冰见这禅房不大，只有一张小桌及一张木床，可是布置得雅洁静穆，墙上贴有一小张释迦牟尼像，并挂有一小串佛珠，别有一股气氛，令人忘谗去忧，顿萌皈依之心。

凌怀冰把孩子放在床上，自语道：“等事情完了，我也该出家了！”

他正在感叹时，那孩子突然连声的喊起娘来，凌怀冰面色一变，对着孩子狠声道：“叫什么？你娘早死了！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她！”

那孩子想是受了惊吓，嘴一撇又想哭，凌怀冰叹了一口气，坐在孩子身旁，抱着他道：

“正庸！孩子！你娘不要你了，也不要我了……你不要想她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！”

孩子似懂非懂地，睁大了眼睛，望着凌怀冰，嘴中不停的唔唔着，显然他对这个世界感到奇异和陌生。

这时先前的小喇嘛，已然捧了一碗“酥油茶”来，“酥油茶”为藏人最上之饮料，僧侣不忌，每人每日饮茶，常在三五十碗之间，一如新疆之“奶子茶”，制法为以茶质加盐，与酥油搅拌，以足踏酥油茶桶之皮带，手纳梭格入桶，尽力抽送，直至水乳交融时即成。

凌怀冰接过了“酥油茶”，道了一声谢，随喝了两口，小喇嘛笑道：“施主，我大师兄来了！”

凌怀冰赶紧放下茶碗，抬目之际，见一喇嘛合十而入，执礼甚恭。凌怀冰连忙鞠躬还礼，朗声道：“弟子夜入宝刹，有扰清静，已自罪过，何敢劳大师父亲身出迎？”

那喇嘛已是年过五十，生得甚是枯瘦矮小，却是一脸的书卷气，他闻言含笑说：

“凌施主草野奇人，枉驾小寺，真个蓬毕生辉……前日大师面谕小僧，今日方见施主到来，想是急务羁身了？”

凌怀冰万料不到这老喇嘛，竟说得如此好的一口汉语，并且是出口成章，当下更生敬仰之心，忙道：“怀冰草野陋人，竟蒙藏塔大师上念，至感兴奋，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老喇嘛一手捻着佛珠，一手打着问讯道：

“贫僧法名依克，在本寺掌经堂之职，藏塔大师已然入定，不好打扰，施主请到客房歇息，明早再为通报如何？”

凌怀冰听罢一惊，心道：“怪不得这喇嘛如此谈吐，原来掌着经堂哦！”

凌怀冰想着便道：“原来是依克大师，久仰得很，我的事情藏塔大师业已面知，我尚有急务在身，不克多留，这孩子姓萧，名叫正庸。我这就把他留下，一切明日请示主持大师便知，我不多留了，这孩子的法名请用“心灯”二字。”

说着又自身旁解下一个大包袱，甚是沉重，放在案上道：

“这些金子作为这孩子一生的开销，我这就要告辞了！”

那经堂依克僧，似乎早已知道此事，当下点头笑道：

“施主，我不留你，关于这个孩子的事，我一切负责，施主你放心去吧！”

凌怀冰感激地点点头，眼角已滴出了两滴英雄泪，他双手捧起了酥油茶，一气饮尽，并把碗舐得干干净净（按：此为西藏人之礼节。）走近床前，双手扶着孩子道：

“孩子！我走了，我把你留在这，不知道是对你有恩还是有仇？总之，我不愿再收留你了，我永远也不会再到西藏来了！”

他说完，又向依克僧合十一拜，毫不留恋地跨出了禅房，那一岁大的孩子，怔怔的坐在床上，似乎想哭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

凌怀冰拉过了马，两个喇嘛把他送到了庙门，沿途彼此没

有一句话，凌怀冰腾身上马，向依克喇嘛道：“心灯交给贵寺了。”

依克僧双手合十，高宣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你放心去罢。”

凌怀冰再不说话，由背后抽出了宝剑，青光闪闪地在马屁股上击了一剑，那匹瘦马，迈着苍老无力的蹄子，踏破了寒凉的月色去了。

马蹄声，歌声，弹剑声……。

西藏的六月，正是雨水丰富的季节，藏人有言曰：

“正二三，雪封山。四五六，雨淋头。七八九，真好走。十冬腊，肉开裂。”

现在正是西藏的六月，酷热如沸，这时不过是五更时分，天上正在落着濛濛细雨，布达拉宫的僧人们，都在诵着早课，晨钟悠远，加杂着轻脆的木鱼声，和喇嘛们的梵唱，是一片和穆宁静的气氛。

在布达拉宫门口的石阶上，睡着一个小喇嘛，他年约十八九岁，生得甚是粗壮，剑眉朗目，直鼻方口。他坦露着健壮的胸脯，露出了一块块结实的肌肉，让濛濛的细雨沐浴着，并不时地把两只光脚高举，用雨水来洗涤，他两只手不停的在空中画着圈子，口中喁喁自语，直如疯魔一般。

他一直睡了好久，等到身上的衣服都淋透了，这才爬起来，自语道：“还不会，唉！真难！”

这时另一小喇嘛跑到庙门，用藏语叫道：“心灯！吃早饭了。”

心灯一骨碌爬起来道：“好啊！我早就饿了。”

“都湿透了，看你非受罚不可！”

心灯闻言停下道：“怎么办？我的衣服没有了，你先借我一件罢！”

那小喇嘛思索了一下道：“谁叫你每天都要换？再给你十套也不够穿！罢，你跟我去换去。”

说着，两个小喇嘛如飞的向左拐去，奔入了一座禅房，这间禅房一共住了八个小喇嘛，是全寺中最拥挤的一间了，心灯一进门，立刻把满身僧衣脱得精光，吓得那同来的“掩海”小喇嘛，连忙把禅门关上道：“心灯！你太随便了，要让师父们看见，又要罚你念经了！”

心灯笑道：“我不怕，我的经卷全部都会背了。”

说时掩海已然丢过了一件干净的僧衣，心灯接过匆匆地穿在身上，把湿衣塞在榻下，这时寺顶响起了三声悠长的钟声，众小喇嘛纷纷拿了碗筷，鱼贯向斋堂走去。

这座斋堂可大得惊人，满寺的喇嘛七千余人，除了主持及少数高僧外，均在此处进食，这时七千余喇嘛，分成十五路，排好了队进斋堂。

约有半个时辰，众喇嘛才进完，各将碗筷放在案头，竟没有发出一丝相触之声，七千余喇嘛更是没有一人谈话，满堂除了轻微衣履声外，简直找不出一一点其他的声音。

这时佛铃三响，一个老年的喇嘛，由三个喇嘛陪同，由正门而入，走往正坐，面对七千余喇嘛。众喇嘛一齐双手合十，低头躬躯，高唱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那老喇嘛名喀古，在寺中掌斋堂之职，地位甚高，他双手合十，还了一礼，然后落坐，这时众喇嘛纷纷就坐，喀古喇嘛用藏语高声道：

“近来各弟子均能爱惜天物，斋堂秩序也大有进步，本座至为高兴，所以今天特别来此陪食，各弟子不必拘束，就开始吧！”

言罢众喇嘛一齐将碗高举过头顶，闭目垂帘，动也不动。早有数百小喇嘛，分别提着茶桶及食盘，往每个喇嘛碗中注茶，每

人面前并放了两大块糌粑，如此而已。

众小喇嘛好似受过了特别训练，一个个步履轻快，不一时便分配完毕，这时又是一声佛铃响过，众喇嘛立时低头就食，满堂竟连一点声息也没有，有些喝完了茶的喇嘛，只须把碗高举，立时有小喇嘛添上，而糌粑则不再添，食毕的喇嘛不再行礼，可自行退下。

心灯吃得甚快，不一时便吃完出来，将碗筷洗净，放入禅房，正要寻个地方玩耍，突见经堂执事喇嘛耶土前来道：“心灯！经堂师父找你，快跟我去。”

心灯听罢一吐舌，心知不是好事，但又不得不去，当下只好硬着头皮，随着耶土喇嘛而去，沿途问道：“耶土师父，你可知道依克师父找我干什么？”

耶土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逃不了一顿骂就是了。”

二人说着已经绕过了斋堂，由一条极宽的走道，奔向经堂。那经堂设在布达拉宫之第二层，藏经极为丰富，且有不少印文真经，每年内地均有不少游僧来此求经。

心灯随着耶土登阶而上，迳入经堂主持大师依克喇嘛之禅房，抵达门口，耶土自行退去，心灯推门而入，这时依克喇嘛早斋方毕，他睁着一双精光四射的修目，用汉语对心灯笑道：“心灯！你坐下，我有些问题要问你。”

原来这依克喇嘛并非藏人，传为少林高僧游方至此，以其佛理高深，且晓武事，深得主持藏塔大师器重，委以经堂之职。

心灯闻言坐定，依克抚手含笑道：“心灯！今天早课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心灯闻言一惊，心知依克必定查过早课，只好道：“我在门口洗澡，还背了一卷经！”

依克闻言呵呵大笑，良久方止，点头道：

“好个用功的小和尚，你禀性聪慧，天资过人，可惜你野性太重，你可知道像你这样是永远成不了佛的，本寺上至主持，下至知客，无不对你爱护，尤其是本座，对你更是厚爱，十八年来每日单独给你上课，为的就是要你这短暂的一生中，参悟佛门至理，即使不能成佛，也不负你一番修为，可是你却令我太失望了，前天打伤人，昨天酗酒，今天又逃了早课去洗澡，你既然背了经卷，现在你就把今晨早课背来我听，如果背不出来，我可要责罚你了。”

心灯闻言二话不说，把眼一闭，一张口“吗咪唵哒！”滔滔不绝的背了下去，不到一盏茶时，便将一卷佛经背完，连一个错字都没有。依克听罢满心欢喜，笑道：“你果然聪慧过人，我问你，你可曾习过武功？”

心灯闻言不由一惊，立时答道：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佛家人，不学那些凶杀之事。”

依克闻言又上下把心灯看了一阵，直看得心灯心头怦怦乱跳，耳中听得依克道：

“好了，没有什么事了，你午后再来吧。”

心灯才喘过一口气来，连忙合十为礼，躬身退下。这心灯小喇嘛，在寺内因得主持大师藏塔喜爱，所以最为舒适，喇嘛均让他三分，他并且经常逃课，可是考询起来，他又能对答如流，所以日久他逃课，也无人责怪了。

这时，心灯跑往寺外游玩，直到近午方才回来，喇嘛们的午餐较为丰富，除糌粑酥油外，并有少许牛羊肉及蔬菜等。

心灯吃过了午饭，独往经堂由依克大喇嘛单独授课，依克喇嘛学富五车，怪的是他除了讲授佛经外，其余儒、道、墨诸家学术亦在讲授之列，所以心灯得益匪浅。

到了晚上是众喇嘛学禅之时，关于这一点，心灯显得最为